

南洋華僑漸難立足

十一年度

歸國者二十七萬

出國十三萬差十四萬餘

廈汕瓊海關之驚人統計

經濟蕭條促成失業結果

（按海關每年一係由下半年起）

（舊通稱）民國二十一年度

華僑月報
廈門往來南洋

入數，據海關統計，往香港者，四萬二千九十八人；往汕頭者（即非往港）者，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四人；往暹羅者，八千三百二十一人；往英屬殖民地者，九百零十七人；往蘇門答臘者，九百二十六人；由印度者，九百二十六人；由香港者，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九人。

萬者一千五百名、較之商埠，十分之八、民二千一年華僑出洋者，就上列口岸計算僅上萬三千二百餘名，而諸年更減百分之三十四、是（是）二年）年返國者，則二十七萬八千四百四十四名較前四國者，多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名、已達一倍以上、所費較約有四端、一、世界各國，益趨發達、二、是年景氣，對於產及種植事業

採集麥種數
農工改進
陝省府

華領總
汕頭往來南洋
人數、據汕頭海關統計、往香
港者、三萬九千四百零一人、
往海峽殖民地者、一萬二千
九百八十八人、往曼谷者、二萬
零一百三十四人、往西貢者、
四千零五十五人、由香港來者
六千零五十八人、由吉隆坡來
者、加生運、改裝輪船主要
在、在該處設廠試驗輪船

華僑經由瓊州往來南洋

[illegible]

第廿八回

道：「奉官……」陳力不待他說完，不禁狂笑：「哈，哈哈！原來是方老板的計！」才說到這裏，忽然覺到胸膈的涼，直往衣襟上撞。因連忙合上了眼，閉緊了嘴，將那已泛到喉頭的酒，重新咽了下去；然後眯開眼，用袖管拭掉額頭的汗，斜着眼看含糊糊的問板道：「你姓是奉官書店的跑街嗎？你們方老板的推廣營業手段，到不淺呢！」那人聽了，哭也似的笑了笑，一聲「尊兄」，把手中的一疊紙片，向陳力面前一掙，比較重些，道：「何要奉官？」陳力這才聰明，連忙高聲的說道：「果然是那個姓方的下流東西底走狗，把奸好傳家的新寶，翻印出來，竟滿街的兜售，還真糟了那張漢畫！」罵着，又眯眯眼，呆了。

兩封信

「一」 論反帝答羅園先生

羅園先生：

假使我先有想把我國織成罪，那我沒有什麼！請先生許我說幾句話！

『奪取政權』，『躲在第一黑幕中反帝』，『否則這類的話，和我一點也沒有關係；』『政治懲，政想是一隻大西瓜，還是一杯冰水會看，政或是不？』

『不批評當局，既不想嫁，也不用不着黑幕！』

真的，現在鬥爭確是尖銳化了，我若是有早就不要寫這種空口說白話的徒然出氣的定是知識分子，又不甘中國的淪亡，盡一定

一聲，聲嘶力竭，死在沙漠上，也就算了吧！
 雖然歡迎反帝代表，也不過是這一點意思。李鴻章，巴比塞來華，就這麼冷清；人類有感情的心，難道能蒙着昏睡不看嗎？
 「我們的大敵，不是外來的強寇，而是國章，」這一句話，非我杜撰。一見於清末出版報章，再見於民國初年的甲寅雜誌，三見於現代的評論，記得那時還沒有國民政府。章，格外仔細，句句皆有來歷，字字皆本

的成就都有一點一滴做起來的。造成今日

夫豈一端？我們自己的不長進也該算在內，也從來不把一切錯誤的責任推在別人身上。國事日非，國亡無日。恕不「哈哈」了！」

時聚仁敬覆 八月九日

（附白）許白雁先生的蚊子，似乎也不必上。

聚仁先生：「二」爲了「再革命」告曹聚仁先生

「奪取政權」「竊在那一黑幕中反帝」「這一句的話，」如果真和先生沒有一點

「那時還沒有國民政府」麼？反過來說，承認民報所沒倒的大盜是滿清政府，甲倒的大盜是袁世凱。見代平論所妄丁倒

[illegible]

救中國豈不比救土耳其更難百倍？如

沒冇基瑪爾，這不夠淺薄無聊麼？
生吃不下飯？無論是誰，都是要血管通暢，曹先生，假如你坐在南京，你忍不忍冒「你信不信中國軍閥有玉碎殺你利益」之險？」
曹先生：別笑我會打「哈哈」。我「哈」的，因為我雖不樂觀，但我相信人相信任的人，因爲我雖不樂觀，但我相信命運註定了我的命。希特勒比更困難，加的環境中救出中國救說得越多，會越起誤會，請啟教

越氣越多嘴」的人，所能用嘴挽回？由
先打倒國民黨然後才來救國？才來反帝
是該受第三國際的指導才會成功？

羅園敬

來華 走有 大時 來京 西十 近來

詩情畫意

沉默的陳先生

陳先生今天整天都沒有說話，不知道他心裏受了什麼刺激，今天已默然無語過了十二小時。他房子的前窗，對對開的後窗，商齋往天是鎖着的，有一個少女時時發生清脆的敲窗聲。這小女窗開着，一整天，桃色已

「對門的密司徐，明天清早回
婚了！」

夏天的小
石炭王
一六一 黑白皮鞋
我好久就打算買雙黑白皮鞋。
要買這皮鞋的動機，一是愛美的
去年十月裏買的一雙全黑皮鞋，已經破
得不接上，一雙新的。

再買雙黑的，也不知還須再等若干時期不穿，要救這眼前貧急的狀態，只有足下我破爛不能再穿的一雙皮鞋，拿去修理修理吧！

時生義聯義辦
民非的不惜化資

一輛有一打的不舒服，前頭是足底平，後頭是足底高的。這也換了。本身的壽命起見，爲避免我自己新的皮鞭的又破底窠起見，我在我自己跟，馬釘的，這樣，據有經驗的朋友告訴說：打鐵訂的皮鞋，延長一至四月的生命好，我訂了。這便到了五月。後跟昨日，提起這原原本本。但誰曉得？唉！我的足又偏朝前滑，還有什麼辦法。

說到徐家的傭人，除女傭具換包車夫阿金。因爲有特別定的，特許的關係，從來沒有換過的女傭工作時間，

無理性的妻

……夏國英……

辭去的，大概都是女傭看不中東家，倒並不是東家不中女傭。最使女傭們不滿意的，就是三個小孩

「可是，」
「事爲玉碎
常常打一哈
醒睡悲觀。
索裏尼尼，
但我仍
因到睡思的
實在吃得滿
所以小兒的
化，天得娘
而且天是如
就是小徐的
沒女傭的工
備在男人，
只說已嫁安
如何可使女
當然使席不
眠眠去的

人是該不是該
中國的反帝
日

凡逢小徐的朋友聚談
的常見，他們的話鋒不期
然而然的會轉到小徐的妻
子身上去。客中有幾個直

誰也知道他，家亭子，並且，宿着。今天，

一身上去，當中說起，接她的虧過，不覺便來，她，更覺切齒痛恨的，因為她看見丈夫的朋友，不是客來開門，就是，不朝不，不從從來沒有倒過，一盞茶給人客，並且從來未有叫過任何客人坐過，一相敬如賓，這句話，在徐家，是談不上的，她的意思以為

上車光士

道：「——
和人結
因這種獨暴的心思，所以
就養成小徐的妻子的反叛
的行為。其實我曉得很生
細，小徐的朋友，都是生

意上頭的人，而且是很規矩的，就是小徐在外面之所以能夠年入千元和門庭支持得很平穩，不得不歸功於這班朋友，如今小徐的朋友不惟沒有得罪，分毫好處，反而長得她的白眼。人家都有年節喜慶的宴會，只有徐家是因避冷，小徐的朋友，因此亦有

而鞋又不能
主意，我將
久就停了生意。
有一次，小徐突然跑
到我的房間裏來，向我討
到我的房間裏來，向我討

「這就該怎樣呢？」

「對了，鐵釘！」

「好精慧！我」

「你給小徐的兒子。我說將小徐實得自己已經受妻子的愚，面孔一紅頭也不敢拈一指，就跪向他自已替房裏去，我在房裏是替小徐父子擔心。」口頭像八隻吊桶在吊上吊下，起初聽見他們夫妻倆在口角聲聲響，繼而看見什麼拍胸的聲音，要泣和叫喊的聲音，不絕於耳，而驚異狗倖更銜述一口技的一」

「明香威百共九炒」

[illegible]